

紅樓外傳

蕭 賽



四川文艺出版社

紅樓外傳

〔上〕

蕭

賽

陽翰笙題



出版说明

《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流行近二百年来，续补之笔，历久不断，研究之作，比比皆是。诸如《后红楼梦》、《续红楼梦》、《增补红楼梦》、《红楼梦新补》，以及《红楼梦考证》、《红楼梦新证》等等，均各名噪一时，得失自有公论。本书独辟蹊径，仅以《红楼梦》原著的人物故事为引线，着重描写了大观园中抱琴、侍书、嫣红、良儿、紫鹃、莺儿等三十余名侍婢和其他一些下层人物的种种遭遇与结局，同时形象地揭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败亡，旨在“斩钉截铁贬宝黛，兰孙桂子凋零，替丫头抱打不平”，别有一种意境与情趣，颇具艺术魅力。

本书作者原在文艺单位工作，早有戏剧论著问世。一九五七年后遭遇坎坷，起初万念俱

灰，常以对弈消磨时光。后因“读书人改不了读书”，也不愿长期沉溺下去，终于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偷偷研读《红楼梦》原著达数年之久，暗暗记述“话红楼”笔记达三十万言之多。后在“欲罢不能，有话想说”的情况下，终于历经十度春秋，暗中写成本书初稿和二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拂煦，作者于一九七九年回归文艺队伍，又花数年功夫，重新写了第三稿。显然，本书能够塑造出一个个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而且立意新颖，构思精巧，情节生动，跌宕有致，当是来源于作者特有的学识与毅力的。

本书前十回在《巴蜀曲苑》分期刊出，立即在红学界、文学界、出版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多方听取意见后，复经作者再度对全书精雕细琢，交由我社出版。就本书目前的面貌而言，虽属难得之作，也非无懈可击，正如作者本人所说，南人不谙北语，偏爱之处有之……尚祈读者和专家们不吝赐教，俾能集思广益，以便重新修订。

目 录

楔 子	白家瞳高鸮荐狂狷 悼红轩狂狷访曹霭	1
第 一 回	慕皇家莺儿羨姐姐 泄宫闱抱琴说娘娘	17
第 二 回	铁槛寺鸣冤妹祭姐 宁国府贪淫主戏仆	31
第 三 回	舍死忘生奴血触柱 欺世盗名丫头守灵	42
第 四 回	虾须镯偷金非有意 凤尾珰换玉本无心	57
第 五 回	金蝉脱壳垂死得救 人海遗珠同病相怜	72
第 六 回	闯西单良儿施绝技 惊大牢坠儿炼酷刑	85
第 七 回	狱底流芳有目共睹 营门悬尸不翼而飞	98
第 八 回	假上吊抽身热闹场 真发愿失足荤腥地	111

第 九 回	芳魂艳魄人归何处	125
第 十 回	虎叔狼侄风流谁收	
	困芳官误信元妃诏	138
第 十 一 回	别沁香难酬鹤仙情	
	茶馆交谈风生四座	150
第 十 二 回	草台串戏誉满平安	
	伸出这翻云覆雨手	164
第 十 三 回	识破那惊心动魄人	
	义释梨园重蹈覆辙	176
第 十 四 回	悔遁空门哀唱离歌	
	遇故人金屋藏娇客	190
第 十 五 回	走双官荒草掩孤坟	
	杏子阴同仇离贾府	206
第 十 六 回	紫檀堡饮恨吐真情	
	梦惊花轿犹识故态	219
第 十 七 回	恩怜小命不计前嫌	
	拒报恩蕙香质往事	231
第 十 八 回	企赖帐袭人触前情	
	兰桂齐芳骑驴看本	242
第 十 九 回	冤孽逼命驾鹤归天	
	书神签探春点四妹	258
第 二 十 回	夸海疆侍书劝紫鹃	
	飘香巷误解还自解	269
第 二 十 一 回	碧云寺相亲又悔亲	
	少掌柜喜五儿愿嫁	282
	痴货郎感小红留情	

第二十二回	骤成亲敢当送亲女 欲解铃还须系铃人	296
第二十三回	双提亲难点鸳鸯谱 暗保媒同飞凤凰台	310
第二十四回	叩宫门重振旧旗鼓 回娘家望续新琴弦	325
第二十五回	挽颓局宝钗胜侄媳 借讽谣贾政训儿孙	339
第二十六回	学苗儿玉儿笑麝月 哭金钏玉钏恼袭人	355
第二十七回	周祖辉嘲笑姻缘词 冯紫英窘解珊瑚珠	369
第二十八回	老棉重弹早识败絮 旧院相邀夜宴残花	382
第二十九回	软姑娘同情怜彩霞 呆霸王带醉戏五儿	396
第三十回	压妻为妾迎新弃旧 别姐托妹亮底交心	413
第三十一回	审金狮探春悲寡和 转借据平儿吐隐衷	427
第三十二回	摸底牌嫣红规琥珀 听谎报宝钗请探春	440
第三十三回	访偏房姨娘试探春 封活口夫人锁嫣红	454
第三十四回	老树欲倒猢猻未散 大厦将倾独木难撑	468

第三十五回	突重围嫣红吹竹笛 系囹圄妙玉遗诗筒	483
第三十六回	枕翠情深营救妙玉 海疆义重难煞叶飘	497
第三十七回	叹千古艰难惟一死 爱今朝清白抵万金	511
第三十八回	诓宝钗侍书定诡计 抗薛蟠莺儿学装疯	524
第三十九回	十碗水逼干龙女泪 一句话遣返莺儿家	540
第四十回	柳姨娘恳求呆霸王 李御史弹劾员外郎	554
第四十一回	烹走狗冷落怡红院 散孤芳折卖大观园	568
第四十二回	理亲丧宝钗思黛玉 试痴疯湘云守惜春	582
第四十三回	族长受贿散作鸟兽 主子施恩乱点鸳鸯	596
第四十四回	静悄悄落花随流水 乱哄哄飞鸟各投林	613
第四十五回	勇紫鹃还俗吞卤水 苦宝钗别园拾花锄	627
第四十六回	情投骡车还乡遇旧 气壮书场登台赠珠	641
第四十七回	出堂会血呕拙政园 唱评弹泪洒双凤楼	656
第四十八回	孤凤难救烟花豪女	673

	旧婢垂怜解甲将军	
第四十九回	二马同槽花眠柳巷	688
	双喜临门狮吼河东	
第五十回	老宅断石焙茗称霸	702
	新居留情平儿施恩	
第五十一回	百姓家贾兰文会友	718
	冰霜堂香菱鬼遗诗	
第五十二回	兰哥儿代庖主忠信	732
	贾座师贪赃举逸民	
第五十三回	名落孙山血污李贺	746
	祸起萧墙心服梅寒	
第五十四回	庶出子绝望花无主	761
	小太监废命事有因	
第五十五回	君休矣生死总有分	775
	奴去也离合岂无缘	
第五十六回	疯姑娘惜春别三姐	791
	替死鬼怜翠怨平儿	
第五十七回	江南债函索老院子	805
	京郊仇火烧小红楼	
第五十八回	冷子兴归结宁荣府	822
	邢夫人受辱菜市场	
第五十九回	落魄王孙贾苗卖唱	836
	不第举子梅寒题诗	
第六十回	算当年老帐加新帐	850
	吊自古情场即战场	
尾 声	花枝巷梅寒宴狂狷	874
	艳阳天狂狷谢梅寒	

楔子 白家瞳高鹗荐狂狷 悼红轩狂狷访曹霭

话说未知之年，未记之月，那续过曹雪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家高鹗，离开他内阁侍读的公寓，坐小轿，到汤山温泉去洗澡、赴宴。路过白家瞳，见时辰尚早，便顺道来访曹霭。雪芹正在悼红轩扎风筝，一听是高鹗的声音，便吩咐白姥姥：“告诉他，我不在家。”谁知高鹗不待逐客令下，便哈哈连天地破门而入，笑道：“我这不速之客，你是永远也无法拒绝的了！”不等主人让座，他那肥胖的屁股早把破黄竹椅子压得嘎吱嘎吱地响，还跷起二郎腿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兹有一人自称狂狷，神驰京都，找遍香山，寻不着你的公寓，偏来托我。他与我素昧平生，连照面也不打，竟将两首歪诗，一卷残稿，摆在我门房里，嘱我看后，转交老兄。我连各处的应酬文章还忙不过来，哪里有闲功夫去读他那又臭又长的东西？可笑此人自不量力，胆大包天，居然写出什么《红楼外传》来了！……趁今儿我往汤山主持‘元白学会’^①，无可奈何，只好给你塞来。”

说毕，从袖中取出一大卷密封的原稿，麻绳上夹带着一张单页，很不礼貌，抛向曹霭，差点儿打破了他的风筝。曹霭先将飘在脚下的那张单页拾起，低头一看，既无题，又无款，连

音韵平仄也不讲究，只是秃头秃脑的两首七绝。

其一

断炊尚写红楼梦，绝笔犹开疗妒汤；
春蚕原不怜自缚，舍身吐尽好文章！

其二

狗尾续貂查罪魁，何处管弦顺风吹？
一炉焚稿收艳骨，未可全非四十回。

曹霁看罢，随手一放，既无表情，也不评价；立起身来，又把那卷《红楼外传》往书架上一扔，仍旧落座，埋着头扎他的风筝。那风筝，扎的是一个乘雾而来、留枕而去的宓妃——洛神飘飘欲仙，栩栩如生，呼之欲语，挥之欲笑。

高鹗见他对狂狷的《红楼外传》如此冷淡，毫无兴趣，只好起身告辞。临走前感慨道：“这都怪我续书带坏了头！世间总有不少好事之徒，给你老兄添麻烦。那些续补之笔花样翻新，闲话连篇，无奇不有，往后越抄越多，抄到百千万年，天地太小，怎么装得了？”他见曹霁仍旧无动于衷，钳口不言，只好赶快抽身，一边喃喃自语：“抄书匠再多，也不怕。反正存者自存，散者自散；存则不散，散则不存。拙作《砚香词》，要不是沾《红楼梦》的光，的确也无人问津，没法再版！至于《红楼外传》者流，等而下之，没有哪位王爷点头，还不是自生自灭，由它去罢！再见。”曹霁眼望宓妃风筝，头也懒抬，鼻子里哼了声：“姥姥，请代我送客。”

悼红轩外，小院落十分幽静。白姥姥放下针线送高先生出门。高鹗对曹霁收留这瞎老太婆，又亲手医治助她双目复明，信口赞美了几句；登轿前，才关照姥姥：“请转达雪芹，快些看稿，给个回音；否则，‘酒香不怕巷子深’，迟早那狂狷还

会找到这里，登门拜访他的。”

果然不出两月，一日黄昏，有人沿溪寻来，找到蓬蒿屯前，悼红轩外，在那颓垣破门前高声叫嚷：“曹雪芹先生在家吗？”曹霁正在画石，随声应酬：“门未关，请自便。”门外那人叫道：“你这里好难找！我跋涉几千里前来求教，真不容易，你连走几步路迎接也难！”曹霁心中暗恨高鹗，定是他把那狂狷往我这里指，我倒要瞧瞧此人究竟是个甚等货色，便停下画笔、降阶相迎，懒洋洋地道了一个“请”字。那人正打算走，闻“请”停步、抬脚进门，打了一拱，便昂首断椽，阔步穷轩。曹雪芹起眼一看，但见他脸又瘦，面又黑，背又驼，牙又缺，衣冠不整，毛发斑白——真是！新、旧红学家中，哪去找这种怪物？倒象刚从天牢里放出来的老囚徒。

上次，于瘸子卖了风筝，买了柴米，全家感激曹霁，送了他一筒西湖龙井茶，如今只剩下两碗茶叶了。碰上水正开，白姥姥便给来客沏茶。那狂狷也毫不推辞，一面喝茶，一面打量曹雪芹，见他头圆面黑，身团体胖，并不象贾宝玉满脸的脂粉气，周身的女儿态。曹雪芹呢，瞟了他一眼后，早把眼光收回去，凝望着画上的石头，耳听着来客自报家门：“我就是一介狂狷。久仰阁下，恨无缘见！前番拜托高兰墅先生，将两首歪诗，一卷拙作呈上。实有求知己之心，并无附骥尾之意，事过两月，今天特来白家瞳请教。”

曹霁手握画笔，打着呵欠，伸着懒腰，慢吞吞地说道：“我还没有看哩。”狂狷一听，怒火中烧，叫道：“那就退我！”曹霁毫不介意，遵命照办。不料他那书架太凌乱，一时间左右找不着。狂狷等得不耐烦了，气呼呼地叫道：“告辞！我三日后再来取稿。”主人也不留客，他竟自拂袖而去。连曹

雪芹画石题的诗“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也无心鉴赏了。

夜色苍茫。因那卷原稿不见踪影，又耽误画石头，找得曹霁心烦。姥姥送来灯台，也帮他四处找。他劝姥姥可别再伤了眼神儿。姥姥不听他的，爬在书架下，好不容易才从鼠洞边、蛛网里、灰尘中，找到了那卷《红楼外传》。她拍拍泥土，双手奉与曹霁。

曹雪芹歇了口气，呷了口茶，觉得今日这位狂狷，倒与高鹗不同，引起了他的好奇心。管它什么大传小传、正传偏传、列传别传、内传外传，看它究竟传些什么？事前，他决心不看，原封退还，皆因若干年来，被四面八方寄来的、送来的、飞来的、跑来的，墨笔写的、木板刻的、铅字印的、复写纸抄的什么《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红楼扁梦》，以及《人红楼》、《鬼红楼》等等，等等，闹得头昏脑胀，不亦乐乎了。只有高鹗死缠在他那前八十回尾巴上的后四十回，高兴时还翻一翻，瞧瞧“黛玉断气”、“宁府查抄”，看看“司棋撞墙”、“鸳鸯吊颈”，乃至“凤姐掉包”、“妙玉听琴”、“宝蟾送酒”、“五儿迷魂”……他虽然从不当面奉承高鹗，但却频频点头，爱不释手，暗暗称赞：“有几笔，他费劲也写不过我；有几笔，我费劲也写不过他。”后来翻到“情婢感痴郎”、“佳人双护玉”等，觉得很对，又觉得很不对。对在哪里？不对又在哪里？一时之间，也闹不明白。再后来翻到“博庭欢赞兰哥”、“慕贤良训巧姐”，曹雪芹有些儿愠怒了。面对高进士这一类续笔，冷笑道：“你把这些败絮，塞进我的锦被里干什么？”及至翻到宝玉上学、宝玉做八股文、宝玉中举、宝玉测字算命，还说：“嫂子放心！我们爷儿两个也



是必中的。日后兰哥还有大出息，大嫂子还要带凤冠穿霞帔呢。只要有了个好儿子，能够接续祖基。”曹霁实在难以容忍，索兴把一百二十回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往破抽屉里一锁，便连自己玩味无穷的“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晴雯撕扇”、“龄官画蔷”等也一齐束之高阁，不想再翻它了。

难道那小小狂狷，还能赶上《进士录》乙卯题名的铁岭高鹗？！他着手撕破原稿的密封，一面埋怨自己不该写出半部残书，扰乱天下苍生；一面责怪他人不甘寂寞画蛇添足，但又无法制止。

待抽出原稿一看，见那满篇满幅的蝇头小楷，缮写得勾划了了，装得密密麻麻，稿纸是反面信笺、公文废件与小学生的作文本，居然把五十多万字的断简残篇，涂改得斑斑点点；后面还注有“十年三易其稿”字样，居然成册。又见那《红楼外传》的扉页上，有一首调寄《贺新郎》云：

会画石头精，会放歌除酒作梦，会扎风筝。一通百通寻常事，红楼独通古今，吐心血何止倾盆！书中人走千条道，论曹高高下怎样分？先问谁，恋功名。

两百年间鬼遗文，要横扫续貂狗尾，一介狂生！斩钉截铁贬宝黛，兰孙桂子凋零，替丫头抱打不平！不怕孙子挨脚苦，怕石秀头白命难拚！人已死，书未成。

曹雪芹又往下翻，一见“外传”从抱琴这丫头开端，心中不免一惊：“哟！我对抱琴仅仅写了十四个字^②，他却写了一回之多。”再往下看时，不禁数次拍案叫绝，直看到“拒报恩蕙香质往事，企赖帐袭人触前情”，又不禁冲口而出：“哎！我该留他抵足而眠。”白姥姥不知底细，闻声赶至，问他需要

什么，为何不睡觉？雪芹只好答道：“姥姥，请你在碗里添点茶，灯内加点油，今几个晚上我要熬夜……”

事隔三日，又是黄昏，狂狷如期前来索稿。曹霁急忙放下手中的《红楼外传》，跑去给他开门，迎他进轩，请他坐在嘎吱嘎吱的破黄竹椅上。事不凑巧，茶叶光了。仁义好，喝水甜。主人抢先笑道：“前日失敬！你也真是狂狷，休怪我傲慢。我被那些还不如高鹗笔下的劣货、假货、冒牌货伤透了脑筋，便把《红楼外传》与那堆续补之笔等量齐观了。不恭之至！原先，我本想自己动笔重新修改《红楼梦》，怎奈书已问世，无法变更，何况流传久远，外国也有。你想，我纵有神笔，也神乎不到日走千家，夜跑万户，决不可能把家喻户晓的小说情节，一册一册地改个不完；纵然改得高过原书，更会把定了型的人物弄成一人双事，混乱不堪。”

“着呀！”狂狷有此同感，叹道，“自从‘红学’成为显学，有真知灼见，有移山倒海，原书长不满尺，而研究、评论、考据、年谱、版本与流派等等，真是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特别是续补之笔，早年有一位明眼人借赫克尔(E·Haeckel)的话：‘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③骂得淋漓痛快！因此，在下以为‘内补’不如‘外传’，遗臭流芳，文责自负，既不玷辱雪芹先生，更不必取高鹗而代之……”

话正浓，夜色哀。白姥姥掌灯进屋，又搀上了白开水。狂狷抬眼望见案头几碟丹青，一幅册页，绘制的是风筝谱《南鹞北鸢考工志·比翼燕子诀》的插图，两只并肩的工笔燕子，似乎很想安上斗线，飞出窗外戏耍，实属北京城所罕见！便顺口